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5
5



文庫 11
D 265
5

010190558423



魏書二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三國志二十五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入，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為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以譚遂遣毗詣太祖。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聞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



征伐宋本明本作戰伐
戰士宋本明本作介冑

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爲二。連年征伐，而戰士生蠱，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亾尙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尙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尙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亾。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亾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亾，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

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哀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臣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

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疆壯未老童齟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潁

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閭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宍從僕射畢軌表言尙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

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巨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為流矢所中，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為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於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群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臣松之以為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為譬哉？非所宜言，莫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前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略既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青龍二年，諸葛亮率眾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為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魏略曰：宣王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亮卒，復還為衛尉。薨，謚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為河南太守。世語曰：敞

太傅下未不明本有

字泰，雅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毗，外孫夏侯湛為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鑿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起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上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執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始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為人任親呢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此，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魏略曰：阜少與同郡尹奉、趙昂、韓瑋俱發名，韓瑋、韓瑗俱為涼州從事。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

用度外之人所在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
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
府州表畱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
而蘇伯反河閒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
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
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眾戎渠帥以擊
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
之眾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
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
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
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意阜流涕諫曰
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

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
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
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
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敘曰何爲乃
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
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
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
圖耳敘母慨然救從阜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
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
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
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
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

傳語宋本明作使

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結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記錄必不墜於地矣皇甫謐列女傳曰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善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懷然莫不感憤敘為無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同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為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歸西因過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姜敘舉室感悲敘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耻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敘敘與阜參議許諾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敘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敘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定敘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敘敘等從後閉門超失據過鹵敘守鹵超因進至歷歷中見超往以為敘軍還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故歷無備及超入歷執敘敘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即殺敘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揚語如本傳臣松之按謐稱阜為敘姑子而本傳云敘為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為不同謐又載趙昂妻曰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章

妻王氏女也昂為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為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况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匙食瘠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傅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憐汝目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脈口灌之良久乃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精在昂守備又悉脫所佩環釧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飢困刺史韋康素仁怒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為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為己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議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適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為忠於己遂與異重相接結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夫項囊頭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祁山為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凡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祖征漢中以阜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氏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

繡字宋本明本無之
衮袖

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為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繡褶被縹綾半裘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于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

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

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眾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聞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聞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閣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

卒以亾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典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急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

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卓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卓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亾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戒。高高在上，實鑒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節必有顛覆危亾之禍。易曰：豐其屋，飾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

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亾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臣松之以為忠至之道，以忘己為理，是以匡救其惡，不為身計，而卓表云：使國亾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為己，豈為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讜烈之義，為一表之病乎？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亾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荅，每朝廷會議，卓常侃然，以天下為己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為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敕督軍曰：

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涕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為丞相軍議掾後為歷城侯徵文學轉為相徵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為堂陽長以選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為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為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為不宜為會帝敬納之遷陳畱太守犢民西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為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為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

魏略曰太史上漢麻不及天時因更推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麻更相劫奏紛紜數歲偉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

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返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卜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

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按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禋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

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葦蒲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祥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亾也忽焉太戊武丁觀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社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

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於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輿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誓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

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易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

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山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

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媪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

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竝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眾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

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亾國之主自謂不亾然後至於亾賢聖之君自謂將亾然後至於不亾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縣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太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

太府宋本明本作天
九賦一作九代

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言今陛下所與其坐廟廊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

將水。宋李昉本作煎水。是也。

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亾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為。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將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為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

本枝百葉

三國二十五

十五

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
 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身育長燕
 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
 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基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
 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
 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
 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史
 魚執心堅白蹇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
 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疆飯專精以自持隆
 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習鑿商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
 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譽謬足以勵物德音沒
 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
 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

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山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
 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
 亾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
 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
 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
 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
 竝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
 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
 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
 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
 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應璩書林嘗督守鄴

城時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游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費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眾役並興或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五既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引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久太祖濟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

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玳瑁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稟秣銓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雕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旣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勳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竝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蒞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旣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畱心關塞永保無極

則海內幸甚。後為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
學業修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
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昭和十八年三月廿五日也

志在。宋本作志存。明本亦作志在。

魏書二十五

金殿書局印
順古閣本

三國志二十五

魏書二十六

三國志二十六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

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

善寵臣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身為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況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苟孔二賢豈其妾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

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

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

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

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畱寵行

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為汝南太守賜爵關

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

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為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

眾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

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

在邲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倚其後

耳今若遯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

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

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

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敕諸

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

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

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

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

陽而為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

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傍江易進難

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

賊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

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為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敕畱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

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淩共事不平淩支黨毀寵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

而遣還世語曰王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闢可令還

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全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寵屢表求畱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

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揚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於計為

水遠。宋本明本作遠。

下。宋本明本作下。

肥城。宋本明本作肥池。

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懼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來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

二軍。宋本明本作三軍。

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世語曰衛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孫高貴鄉公之難以豫守閭閻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王滿孫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冤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荀綽冀州記曰奮性清平有識檢晉諸公贊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

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為袁紹將萬餘人來攻。眾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為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為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為長史。時雄傑竝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為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鄆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眾數千人，在山中，為群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

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僦，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為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為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為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為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眾。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眾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取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為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

眾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
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按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
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眾眾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
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眾數千人寇鈔為幽冀害豫誘
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為校尉九年其御
夷狄恆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亾姦宄為胡作計不利官者豫
皆搆刺攬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
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為國生事遂轉豫
為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
難其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臣松之案暨字休先榮陽人見劉暉傳暨子肇
晉州刺史山濤啓事桓肇有才此肇子潭字道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
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眾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

紅浪船明本同宋本不浪

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
輒便循海按行地執及諸山嶽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
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
虜其眾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
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
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
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
見列後孫權號十萬眾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
曰賊悉眾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
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眾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
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
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

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
令眾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
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
威名相率來獻州界盜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
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
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
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魏略曰豫能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
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感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其資數千匹遣人
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亟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
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
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為畫像又就為立碑銘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
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人家家常貧置雖殊類咸高豫
節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
金乃密懷金二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
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
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

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
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
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
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
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
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
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
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恆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
阻疆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聞行
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從事太祖將
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

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執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

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畱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阼。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亾。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部。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聞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

魏書卷之四十四

萬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匹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地，執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為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為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彤執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踊躍，又移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

諸葛亮

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為防備。議者以為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陁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為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案晉書，弘後為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晉綽冀州記曰。

秀有僞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為衛瑾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為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穢行文辭尤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為長史稍遷至尚書河閒王以秀為平北將軍假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材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

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緄鴈門太守

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

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著為門下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為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

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為真安定羌大帥辟蹠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蹠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

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鄣。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執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

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湫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畱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畱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眾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執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集。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

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

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觀展在近書至宣王亦有之

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諡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勳前朝改封汾陽子

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

大僕次弟豫字泰靈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雨謁者僕射鎮子爽字泰業山濤啓事稱爽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昭統十八年三月廿五日夜也

魏書二十六

金陵書局
版古閣本

三國志二十六

魏書二十七

三國志二十七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

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為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曼遊。明本同。是未作曼遊。按韓觀字也。

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於家。用公禮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遊。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

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

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

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按胡氏譜通達

名敬以方正徵。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

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

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

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

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

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

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為嫌

隙。睚眦五賣反。毗士賣反。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

虞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咳。字元夏。咳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

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

見卿。卿為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咳。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

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咳少

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為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咳以在魏

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

當世。以為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韶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穎川

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始。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誅愷。時

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驂黨。遂枉見殺。成冤痛之。太祖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

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

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

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

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

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

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

以緝一匹為路糧

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緝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史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熊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

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其往候之

詩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端青龍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亾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

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眾，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

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

國語

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必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筭。臣松之按對秦客者，范變也。此云范匄，蓋誤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為戮於晉。

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臣松之以為：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己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爲誠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微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人或

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榮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已眾矣。可不慎與？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上，與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繇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閭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

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伯益名奕，郭嘉之子。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臣松之以為文舒復疑則偉事陷惡逆，著以為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在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於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誠子也。以首陽為拙柳下為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昭先名徽，別傳曰：徽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旌，字子旗，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旌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徽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群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

八匹，以紹朝價也

六十四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故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破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報報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報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破應其舉為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被為人消粹凱涕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故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群言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執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

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相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祖以為國有常眾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執今

治略五事

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利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祖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三年祖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

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緮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至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晏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田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執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

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為越騎校尉

按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

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為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沖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史承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為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為時盛門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為吏非其好也遂去人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祕書郎淩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淩猶不遣淩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為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

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畱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眾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

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尙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徧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執矣今

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執，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眾邪不生，心靜則眾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眾在心。許允傳：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田氏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

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尙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執也。若或虜略人民，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旣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

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間，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執分進兵，偪項儉眾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兵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

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執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敕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費有蕩覆吳之執。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先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

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其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司馬彪戰略載基此

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二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

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度沮西道當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微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微深入不待輜重士眾飢餓覆車上郵文欽唐咨舉吳重兵味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救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藉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昭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午也

魏書二十七

全讀書局
汲古閣本

三國志二十七

魏書二十八

三國志二十八

王毌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

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淩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

得脫亡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為發干長魏略曰淩為長遇事疑刑五歲當道掃

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為丞相

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為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

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淩與諸將逆擊捕斬

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

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淩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

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淩力戰決

圍休得免難仍徙為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

事未定本亦事名而
通鑑作未有乃本
主誤也

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
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
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眾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
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
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
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凌為太
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
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
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先漢晉春秋
以帝幼制於強臣不堪為主楚王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
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華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於世加變易朝典政
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莫之從故雖欲領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滅
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精難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修先朝之
政令副眾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
未易區也凌不從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

昔疑悉鑿齒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
所自造者也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沒何愚遂以名之
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兗州刺史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譎言云白馬河
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譎言曰馬素羈
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
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
貴者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
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三年春吳賊
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
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
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
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執窮乃乘船單出迎宣
王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巨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詔
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
京都凌至項飲藥死魏略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
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

二百宋本行三百
刑發宋本明本行刑果

無物以警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巨頭且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況果
紙海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重齊東夏事
有關於中心犯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息復觀日月凶甥
令孤愚搆或群小之言僕即時呵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
知此泉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戮蒙赦有今遣探送印綬頃至當
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
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使人逆止之任船淮中相去十餘文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
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
傳曰我豈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
頃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千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買達祠在水側凌
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
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遠為瘡甚惡之遂薨

汝亦固宋本明本行
汝亦故

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
魏略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為人
有器實正始中兖州刺史令狐
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氏
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固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
楊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
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
曰且置近事問卿令孤反乎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
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願汝當
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
之曰恭夏汝本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
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
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咸為春秋之義
咸以考

咸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
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
朝服親土埋之
千寶晉紀曰兖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為愚冢客以
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上媿之
進弘華爵為鄉
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
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泉金虎並才武過
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末傳曰凌少子字明
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為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昂舉弓
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
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路通宋本明本行
道

田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威太守伐叛柔
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
陽鄉侯
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通喉轄之要
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田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官效
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與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
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跟脅張掖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
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與皆安恤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
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入為
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為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

三十一

三

度遼宋明本作凌

袁紹宋明本亦袁尚是也
阿羅漢名烏丸傳所引魏略作阿羅漢又二十餘作三十餘

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為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等皆隨袁紹奔遼東者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王賜與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眾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渴宮連破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

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

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

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

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頌追之世語曰頌字孔碩東萊人晉承

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

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征

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

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

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

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

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

嘉中大賊王彌順之孫

世語曰頌字孔碩東萊人晉承

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託之任蓋戮力盡節以蓋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賴之蓋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疆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為大臣當除國難又為天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眾三征同進喪眾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眾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執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隱人神所不祐矯廢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疆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

不自改悔修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昨初不朝觀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以廚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械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謗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日履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直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驅命以完全社稷安主為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惡春秋之義一世為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為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傳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為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碯戮子李友鳩兄上為國計下全宗族殛蘇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執特眾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臣等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王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益海內師專權用執賞罰自由聞臣等舉眾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臣等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表上臣等

表上 宋明本集上

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閒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

何苦。宋本明本何苦。

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
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
家皆在北眾心沮喪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大將軍
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
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
還魏氏春秋曰欽中子淑小名鴛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作為二
隊夜夾攻軍淑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淑退欽亦引還魏末
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日已突
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
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貫追及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謐
言君侯何苦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
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不祐汝乃張
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
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眾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
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
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為儉欽所迫

事竟。宋本事竟。

日。宋本明本何苦。

脅者悉歸降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節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
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壽病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
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已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
主殺後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
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田丘子那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願
東問影響相應問之曰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田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
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高子不足徐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
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執同禍痛已連非言節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
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為也
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頃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眾尋時崩潰其
所斬截不復營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田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使爾氏
解田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田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
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躡闕無復他計惟當歸命
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承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
祐念也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欽日欲俱舉瓜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己有公侯必欲共忍師
愍懷宜廣大執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
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
非小事也大丈夫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事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世語
曰田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儉子甸為治
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住登冀州刺史河南尹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備尉

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

日。宋本明本何苦。

儉子甸為治

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問屈順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與巴東監軍益州刺史習鑿齒曰田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田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田儉可謂能不愧也欽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命不幸常隸魏國雨絕於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幸矣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弊什前與田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埽除凶孽誠臣懷懼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勝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稷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稷故赦之太和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不宜無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洽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田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

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復蘇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

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

明帝惡之免誕官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執位谷之為二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職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陰

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為鎮南將軍後田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

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逆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
 久在淮南乃復以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
 峻呂據雷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時誕
 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
 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為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
 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
 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
 元年冬吳賊欲向徐榻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
 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
 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
 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為直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任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支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齋書使以兵付樂

綝此必綝所為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
 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為
 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
 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眾曰日前作千人
 鐵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暫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
 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已曹出遊戲揚州何為閉門見備前至東
 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
 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入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
 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六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
 卽魏臣不明臣臣卽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
 臣至誠臣松之以為魏末傳所言也臣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
 兵揚州新附者勝兵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
 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博於臨湘為孫堅立廟內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君日更葬不答曰卽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家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大喜遣
 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眾密與文欽俱來應以誕為左
 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
 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

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
六萬眾，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
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
卒為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眾
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
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眾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
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
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
江東外以發兵為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眾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
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
萬之眾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
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執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
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彝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惲等。
惲等率其眾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
欽咨等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漢晉春秋曰：文欽
曰：蔣班、焦彝謂我

孫綝生本明本下

不能出而走，全端、惲等又率眾逆降，此敵無備之時，固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
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共悉眾出攻。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
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野。復還入
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
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
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
之，眾不為用。鴛、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
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
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
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
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
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

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千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餘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胃冒陣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為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千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餘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于觀字仲思吳平還晉觀于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匹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為主文帝遣諸軍討

張、宋、明、本、同、明、本、作、表、明、本、也、張、王、基、之、也、字、不、同

破之咨走入海遂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既獲天下快焉傅子曰宋建惟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請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眾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懷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龍鴛葬欽念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基語在基傳為一名倣晉諸公贊曰倣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大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倣官東安公孫諸葛誕外孫欲殺倣因誅楊駿誣倣謀逆遂夷族三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積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

漢明本同宋本改

稱謝明本同宋本改

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為掾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嵩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奔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閒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閒可

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

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執。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

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亾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兖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卅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眾。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眾。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執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

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亾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執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為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

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卻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

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

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其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軍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擐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遺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畱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

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子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

徵艾

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

艾父子旣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遣田續等討艾。

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

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及孫於西域。以報江山之辱矣。杜預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旣無

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

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初艾當伐蜀。夢

寒。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

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

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

河東太守。中子。做。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石衛率。翰

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眾。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爲惡者。

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探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

南。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

中書令。遷爲監。臣松之。按。蹇。象。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艾為區種，宋本作艾為云。

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眾乘執，使劉禪君臣面縛，艾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

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疑，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論，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眾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世語曰：咸寧中，橫射將軍樊震為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艾孫朗為丹水令，由此遷為定陵令。大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為掾，永嘉中，朗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

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

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諡曰壯侯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

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頗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雷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

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

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彌猴

騎士牛又何遲也眾賓咸悅後歷兗州刺史所在有籌算績效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會為其母傳曰

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克成侯家修身正行非

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皆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譏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智巧言足

以節非文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妒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

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誠假如公信我輩誰能明其事彼以心

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

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關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

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

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

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人下中護軍蔣濟著論謂

太后以為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悲憤將引鴆弗獲養椒致樂帝乃止

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書由是獲聲譽正始

中以為祕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

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苦之耳

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

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饜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

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耐手歎息曰此真

王佐才也松字叔茂陳郡人也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

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澄字顯弘晉廷

尉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正為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

景元景王五歲

士季明本向朱本
士季
克成侯家 宋本明
本作克成侯家

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

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

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

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盥在家策誕

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

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

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

文王為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

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

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

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盥在家策誕

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

學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眾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日易三百餘文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眾入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執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未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閒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贈賻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及誕反

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嗣詣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

綜與明本同宋本

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勳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執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敕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

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
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眾
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
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
莫不震悚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
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
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
城輔圍樂城會經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
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
眾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
劔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
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

皇化率州志王

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
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
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
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
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
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
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美非欲窮武
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
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躋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
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
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

元元之美率州志王

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盜賊，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耽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幸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在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閉肆，去累卵之

壯字明字同宋本
作壯

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僭道詣縣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劔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劔閣，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按百官名緒入晉爲太常崇禮衛尉子冲廷尉荀綽兖州記曰冲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眾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敕維等令降于會。維至廣漢，郵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

子銓字德林，政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兖州刺史，政侍中，御史中丞。進攻劔閣，不克，引

經送明宋本下
徑徑是也

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為東西執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環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眾方軌而西臣敕咸闔等令分兵據執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

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眾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世語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後士曰有鍾士季其人晉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衛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緘制眾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敕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

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眾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更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

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梃梃音挺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帽音洽拜爲散將以次梃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會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眾

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音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

之孫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為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為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岐字玄疑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鶴鳴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主興義倫使淵與張況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初

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

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

毅及峻迪勅通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

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

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

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

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會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

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云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初文王欲遣

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

魏制凡遣將帥皆
留其家以為質任
今曹司身重子弟
故曰身重子弟

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豈當復不知此邪蜀為

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眾人皆言蜀不

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為敵禽耳

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

當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匹國之大夫不可與

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遣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

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

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

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

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

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

答言如今遣卿行豈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

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悛字元伯，陽平人。漢晉春秋曰：文王間鍾

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威，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讐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吳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動，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也。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

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

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

尚書郎年二十餘卒。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子，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傅嘏所知，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親爽請開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傳，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亟，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借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披

道所，宋本明老作道，賦明老，道賦何也，宋本論道句，賦何老，亦詳句也。

所破在之在字，明本同，宋本作注。

注道略論之注，宋本明本作著，是也。

所會，宋本明本作賦，會。

得多晏也。願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頤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大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於論，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病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瀾皆攢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博物記曰：初，王黎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黎，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黎豈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黎黎後相國掾魏諷謀反，黎子與焉，既被誅，豈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黎二子，以業嗣黎。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亾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聞於防患，咎

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楚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而不自知越之失是目論也

魏書二十八

余讀書局印
汲古閣本

三國志二十八

魏書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方伎傳第二十九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臆臣松之按古敷字與臆相似寫書者多游不能別尋佗字元化其名宜為字也學徐士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下鍼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鍼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鍼藥所不能及當須刻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卽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

人為宋本明本作人云是也

右則女人為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其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且竝起。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聞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鍼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

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齋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蚘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蚘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

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畱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瞑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自眩，佗鍼鬲，隨手而差。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腳蹠不能行，舉謂佗。佗望見云：已飽鍼灸，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曰：傷娠

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鍼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鍼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

術實工人命所繫宜含膏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
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
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
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
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今此兒彊死也初軍吏
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
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
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
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
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按古語以藏為去以待不
祥先持貸我我差為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
收忽忽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佗別傳曰人有

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中平曰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狼狽
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
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
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
斷犬腹近後臍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許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
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
鱗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而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
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目出周而飲以厚糜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
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
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鬻鬻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濕淋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
汗燥便愈又有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剝腹養治也使飲藥令
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傳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
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
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僊
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
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
並利蹠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

疏足亦不明本條是

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胛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過四分而
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胛藏鍼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
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
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
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黃芝大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盛盛怪之遂貴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佗之至市伏符籙暴數倍議郎安平李卓學其辟穀餐伏符飲寒水通利利始至頃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鳩視狼顧呼吸納軍謀祭酒引農董芬為之過差氣悶逐聲乃至於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閉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死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見藥言其尸解也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儼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復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毀茲究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

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載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卻儼絕數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儼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辯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樂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學肯出脾欲其食少而勞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腮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
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
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
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
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
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
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

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思想形器之中
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
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
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
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
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
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
南邵登張秦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頌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
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
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
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
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駟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

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嘑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
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空爭虛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
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
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為園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
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常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當其
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歌樂舞象
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瓦擲劍緣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羅雜變巧百
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
之於樓邊懸牽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
懸石飛擊敵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懸甌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
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為難得其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
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為難得其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
所短者言也所長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為難得其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
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
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一揆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
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淵淵之倫是也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
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再
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言盡也施之於事不
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
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
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
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以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
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
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

有按宋本明本有地園字作園
有按宋本明本有地園字作園
有按宋本明本有地園字作園
有按宋本明本有地園字作園

之機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與江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叡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眾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可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

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為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欵見白狗。問之。眾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眾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

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虵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虵女子之祥，足非虵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人不及。

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腳，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腳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

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未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

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輅問其名

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雉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輅書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術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舍受憎己不讐愛己不衰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及發中終無所闕戚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琅邪郎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輅父即造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翼之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會賓客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瞻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庶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其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眾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蹙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

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

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

服罪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

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語義博君但相語虛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批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狗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蹙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由若有所咎殃者天道救人當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筮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

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

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輅相

論其意義輅論交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員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分著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憤憤者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

又鳥來入室中與鸞共鬪鸞死鳥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
 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
 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鳥與鸞鬪直老鈴下
 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
 患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上定其清論君一時異才當
 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維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
 鳥一鳩武丁為高宗桑穀暫生大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
 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汙累天真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
 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
 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
 持弓箭者主射胷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
 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
 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
 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水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
 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
 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得終以皆亂此自天授
 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一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

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
 何由背爻象而任習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
 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為黃熊如意為
 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況地者協辰巳之位鳥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
 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蛇鳥不亦過乎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
 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怪
 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徨招呼
 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
 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輅別傳曰經欲使輅上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備
 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天上者必法天地象
 四時順仁義伏義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
 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
 敢以為難彥緯斂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輅又至郭恩家有飛
 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
 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
 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別傳曰義博從
 輅學鳥鳴之候輅

依本本改

未之故信本本明
才作未敢之信

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眾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譚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沈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遂於此止。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妻。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鵲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鳥鳴之聽。精在鵲。火妙在入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輅至列人典農王。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之故。信須史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輅至列人典農王。引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

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為渤海太守。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眾神亂行。入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鼈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眾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鰈鯨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鼈器也。舉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諸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敘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推輅自言。吾觀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兩集。然後登城。躍

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
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灑水無以尚之于時
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千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
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在眾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
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其一射覆輅占既
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舒我心懷輅為開文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述景春
及眾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温克然不
可保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叔才游於雲漢之
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恩何患之有也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
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
異變俱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輅又曰厚味脂毒天精幽夕坎為棺槨兌為喪車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
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
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
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
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
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

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徒部
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
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
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
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于來就郡鬻上輅相見言卿腹中注注故時死
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翺翔吳蒼云何在此問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
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聖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
當故往為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與朝雲吾
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
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驥拘繫後廐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聘天骨起風塵以此樵
悴耳使君言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為士雄
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
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北齊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
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格持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
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恍恍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悶者
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況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驥更為凡馬荆山反
成凡石即徵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
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舉為秀才輅辭裴使
君使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以攻難之
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

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交象愛微辭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久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尙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樵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執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亾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

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輅爲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爲卦輅既稱引鑿誠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曰爲己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稿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吹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益益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其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後灼灼耳

大明宋本明本又

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
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
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
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一十餘事自以為難
輅上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
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為憂仲尼曳杖不以為懼籍煩著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
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為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君鄉
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
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為難苞曰欲聞其妙且
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
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之
細也言不盡意之意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
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
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身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
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
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自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
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濕不易騰風之身由性異而分不
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為異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機學溫故而素隱
行怪未暇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丙方
斯務也

白見宋本明本又

外負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有鳥朱
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
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戶流血汗染
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
以光休寵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輅相見意甚喜歡
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
自且至今聽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
東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
同列乾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
詞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折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
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為論八卦之道及象之精大論開
廓眾化相連邪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定
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為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
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蓋靈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
之於術則收天下豪纖微未可以為易也邠曰以爲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
事於斯輅曰不違輅官但共清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
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
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
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恒多聚凶姦以類相求翹翹成羣或因漢末兵馬擾攘

撫首宋本明本又

軍尸流血汗染丘岳殛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
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龍也
邪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
合會干犯明靈也邪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
為光晉諸公贊曰邪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邪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殿侍中次宏字終殿
太常次漢字仲殿光祿大夫漢清沖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恢
字真長尹丹陽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
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
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
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
以梳為枇耳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
則谷風至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
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
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
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連風若
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微應以相感也況記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
何足為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
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
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懸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
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

源
季
子
作
表

其應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
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
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樞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
龍言晉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不時恐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
不輅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於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
同氣則兌為口舌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廓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
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善龜
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況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
矣輅言君尚末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難坎之象
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則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
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
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
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
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
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
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
修主人禮其為歡樂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
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

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傲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
公電父風伯雨師羣岳吐陰眾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燿燿朱電吐咀查冥殷殷雷聲嘯吸
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算
相為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積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
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
少男風起眾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
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與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
調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
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
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
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柁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
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
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
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
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輅別
傳曰
既明有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執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
皆為設食實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執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夭命輅之榮

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刑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
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
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身鳴
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必沒之際好奇不哀喪
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身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
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穎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
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
清發皆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龜晉卜偃宋
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著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聞淺
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功也若敷皇義之
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
杳杳兮精絕偏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推指追響長嘆也昔京房雖
善十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遺讖之黨耳聽
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杜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
謂知幾相遜也京房上不至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卒
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
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
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
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為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
祕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
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宣於良史而為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閭閻
又從來久遠所載上占事雖不識本卦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
浮沈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
哀慙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荊州為列人典農常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

知守宮蚶蜆二物者，此為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荆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臣松之按：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撰輅傳，實時為太常，穎川則寔弟，習也。寔習並以儒學為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按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為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續，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冀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為鄰婦，卜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己牛。告官按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上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妻婦從，輅中出劉侯營，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細里人，云輅在田舍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己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側立假寐，歎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祚，口授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辰既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又云：輅上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上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殿在其東南，輅上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輅當充甲卒，來詣盧公，占能治女，即公即表請，雷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効，即奏除驕名，以補太醫，又云：輅隨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輅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何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

卜輅為發崇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瓦盜父病，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及古蜀 毛氏

魏書二十九

金殿書局印
汲古閣本

三國志二十九

魏書三十

三國志三十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獫狁孔熾久矣其為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笮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為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強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於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匹命以控百蠻

以控百蠻

及古詞 毛氏

漢南宋本同古然
漢字冠當作漢少也

秀與宋本同古然
漢字冠當作漢少也

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
烏丸之眾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
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數
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陜北之敗青龍中
帝乃聽王雄遣劔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遜弱
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
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
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
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畜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皆東向日七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己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鬪訟相侵犯者為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刻木為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眾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為聘娶之禮婿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且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鬪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踣踞悉禿頭以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

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已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身獸孕乳時以四節耕
種常用布穀鳴為候地宜青稔東牆牆似蓬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釀米
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銀金鐵為兵器能刺草作文繡織纒罽有病知以艾灸或燒石
自慰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城藥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
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繩嬰牽并取匹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
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歸泰山也至葬日
夜聚親舊員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誦呪文使死者魂歸泰山也至葬日
令橫鬼遮護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服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
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遠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
相報相報不止謂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相殘殺令部落自
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之地無人孤弱為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
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先為匈奴所破之後人眾孤弱為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
其妻子至匈奴壹街輿單于時烏丸轉疆發掘匈奴單于家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壹街輿單于
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
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乘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遠後
五年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定天下遺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
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
護之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率眾無何復與鮮卑匈奴
太守祭彤募殺志賁遂破其眾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眾無何復與鮮卑匈奴
合鈔略代郡上谷漁陽五原乃以大同馬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
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鹿為都尉
至順帝時戎末鹿率將王侯咄歸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晔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為率王

諸國宋本明本皆同

賜東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眾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眾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眾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

英雄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皆安車華蓋羽旄黃屋左纛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既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眾王領下烏丸遼西率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魯維乃和慕義遷善款塞內附北捍獫狁東拒滅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障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勲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

羽旄 宋本用本作羽旄
聰惠 宋本作聰惠

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商士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間夫有勲不賞勞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齋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惡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丸單于都護部眾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為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執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為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眾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

連附丸人名即前記蘇僕延也語音輕重以致此耳

魏略

阿羅漢母五侯傳作阿羅漢

鮮卑傳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

任官

兵投處度 兵人名投處度

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田丘儉率眾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遣弟阿羅漢等詣闕朝貢封

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其渠帥三十餘為王

鮮卑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西

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衛末有名通於漢而猶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

平中祭彤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賁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

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廆帥部眾

從身丸校尉任賞擊叛者封校尉廆為率眾王廆赤車參駕止身丸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南北

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身丸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南北

兩部質宮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

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魏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為王其至魏等侯賜采帛遵去

後其至魏等侯賜采帛遵去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卻之後

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卻之後

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卻之後

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卻之後

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卻之後

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卻之後

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卻之後

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卻之後

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卻之後

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卻之後

東接 宋末明末 亦不遠

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為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巔仇水上東西部

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卻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

里南北七千餘里固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奭征之不克乃更

遣使齎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

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扶餘為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關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

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關居慕容等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

為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慕容等皆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

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嘉平六年遣護身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

匈奴中郎將臧豎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部眾逆擊豎等敗

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按行身侯秦水廣袤數百

里渟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身侯秦水上

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身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

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眾叛者半眾帝末年數為寇鈔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和連

和連即死其子壽曼小兒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壽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

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既立眾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

數萬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

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

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

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土

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眾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眾稍寡弱將其眾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眾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緩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眾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眾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

軻比能傳

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眾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亾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眾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旄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鄴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

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眾遂彊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眾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

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陁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眾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眾。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

夫餘傳

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
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
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疎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
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為其絕域
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
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
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
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
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
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
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

民下天本明著作
名下又及是也

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
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
性强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
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民下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
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
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
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鞞出國
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狍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冒譯人傳
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竊盜
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憎妒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
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
牲出名馬赤玉貂狍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家家

冒宋本明著作帽

跪坐坐明本作

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
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蹠以占吉
凶蹠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
死夏月皆用冰殺人徇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魏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
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強之常諍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夫餘本屬玄菟漢末
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
卑強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
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其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
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毋
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願詣夫餘位居遣犬加郊迎供軍糧
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舊
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

大使當作文使

天子謂天神之子

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
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
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之所
賜也魏書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滅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滅城蓋本滅
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略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豪
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淵中猶以喙噓之徙至馬爾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隨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
都與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
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
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
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

高句麗傳

都子之身宋本明本作於是也

者卑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漙溝漙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涓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卑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卑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

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椶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腳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没人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傷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鬥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貂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貂出好

弓所謂貂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貂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閒，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閒，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

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其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畱句麗國。今古雛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眾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

祖宮同來本明本有名字

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為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以沃沮城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為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為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為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

主者朱志明本作使相賦宋本明本作租

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主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錢畢乃復還婿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為數又有瓦鑿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瀆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恆在山巖深穴中為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頊別遣追討

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為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

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眾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滅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魋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

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為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絲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為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祭虎以為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與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

韓傳

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二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絲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為臣智其次為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濱活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

漢法明本同宋本
作漢法

支半明本同宋本
作友半

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濱邪國爰池
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
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跋支濱臣
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
都尉伯長侯淮既僭號稱王為燕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其子之
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與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
西說燕以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
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
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
縮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溟水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溟水詣準降說準求
居西界故中國命為朝鮮藩屏信龍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眾
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
王魏略曰其子及親畱在國者因冒姓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
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翁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
地皇時廉斯鏑為辰韓右渠帥開樂浪土地美人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
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

為奴積三年矣鏑曰我當降漢樂浪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鏑因將戶來出詣含資縣言郡
郡即以鏑為譯從芥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鏑時曉謂辰
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
韓萬五千人弁韓布萬五千匹鏑收直還郡表鏑功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
年時故桓靈之末韓滅疆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
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
興兵伐韓滅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
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
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
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
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
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
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
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

臣智敬明本同宋
本作臣情治

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如吳兵。衣布袍。足履革躡。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鋪之。通曰。囉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亾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鷄。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

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髻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執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亾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滅。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滄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

彌身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
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
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
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
得自立為王魏略曰明其為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移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
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
者飛揚魏略曰其國作屋橫累木為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
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
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
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
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

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
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
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
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
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
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
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
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
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鰓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
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
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

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郡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制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

古制未明在作古
智是也

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火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絲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絲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恆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

持哀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哀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栴杼豫樟椶櫪投檀身號楓香其竹篠籜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有彌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上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坵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為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

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

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
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
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
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
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為地應為緋漢文帝
著早衣謂之弋綈是也此字不
體非魏朝之失
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縹栗罽十張蒔絳五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匹金
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匹金
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
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
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
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
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

附明字同宋本作術
術字字書未見

生口倭錦絳青縑絲衣帛布丹木狝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
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
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
載斯身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
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
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
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
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
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
二十四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
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魏略曰西戎傳曰氏人有
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

有故之有宋本明
本作又字是也

西道宋本明本作新
杆彌明本同宋本作

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祿福或在沂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氏
或號白氏或號蚺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蓋離各有王侯
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
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餘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
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畱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
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氏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
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冠露其綠飾之制有似羌冠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
戎在於街翼源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有似於羌武都地陰平街左右
亦有萬餘落皆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賞始建武時匈奴衰去其奴婢也其種非一
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
有大胡有丁令或煩有羌雜處由本匈奴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柘死後其枝大人南
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魂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
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姑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種蔥蔥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
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
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
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姑羌西至葱嶺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
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西詣龜茲至葱嶺
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絕精
西與中道合龜茲為西道凡西域所出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絕精
國樓蘭國皆并屬焉善也戎盧國并彌國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屬于賓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
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屠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
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蛤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
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

以戰明本同宋本作載
皆屬同版并宋宋本

梧桐明本同宋本作明

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麻蒲塞桑門伯開疏問白疏問比三晨
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山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
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
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
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象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
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而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
西行尉黎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善也戎盧國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屬于賓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
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黎國億若國楡令國捐壽國休循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
大宛安息條支烏弋弋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
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強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
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強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
秦國一號犁軒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運
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
下直北至鳥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卻從安
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鳥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
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城東南西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
以石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驢騾駝桑蠶俗
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二十九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更有輒更立賢人以為王而放
其故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
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
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
行道不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閒
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
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

水晶明本同宋本作水

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汜復
王曰千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二詳之也國出細絨作金銀錢金錢一當十有織成細布言
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氈
氈毳屬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故數與安息
諸國交布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
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疎
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又今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奇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
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雞犀瑁瑁玄熊赤螭碎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鬻羽翮象牙
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瑯琊玕水精玳
瑁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縹緋金黃縹黃十種氈氍毹五色氈氍毹五色氈氍毹
氈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温色布五
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熏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
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阯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
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德領西此國最
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
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
里從驢分城西之秦波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
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百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
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
汜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
汜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
北渡河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西
西有河水西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
流沙流沙西有夏國堅沙國屬絲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

復直西河之復宋本
明本作行是也

東至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于賴城魏賜其
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
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名貂畜牧逐水草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
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
國在康居北勝兵七萬六千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
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
爲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
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
令有馬腰國其人音聲似鴈驚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腰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
爲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眾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
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豢議曰俗以爲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
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汎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
況夫鄙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
游載駟裏以遐觀但勞眺
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登表宋本作
登表宋本作

昭和十八年四月二日天氣快晴以作學期始也

魏書二十

金陵書局
藏古閣本

三國志三十

48-11254



